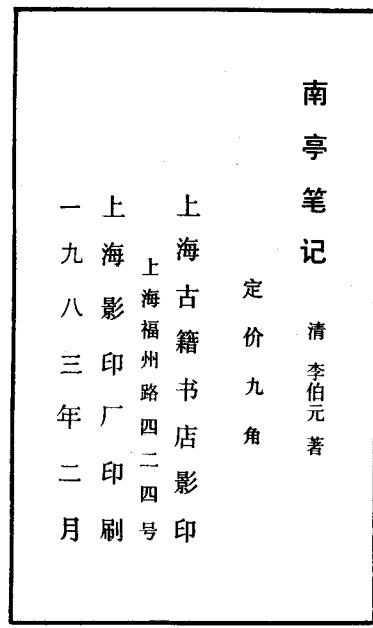


南亭筆記

清·李伯元著

清代历史资料丛刊



(古-16) 1-13000

影 印 说 明

本书是晚清著名小说家李伯元的笔记集。内容主要记述清代一些著名人物的遗闻轶事。其中对清代官场的黑暗腐败和一些官僚的昏庸贪鄙颇多暴露。书中有几则记事发生于李伯元去世以后，显然是他人之作，被编辑者所混入。本书可供有关研究工作者参考和一般读者阅读。

本书据大东书局一九一九年七月出版的胡寄尘校订的石印本影印。

上海古籍书店
一九八三年二月

南亭筆記目次

卷一 凡五十五則

卷二 凡六十六則

卷三 凡三十三則

卷四 凡三十九則

卷五 凡三十六則

卷六 凡五十則

卷七 凡五十四則

卷八 凡四十二則

卷九 凡五十六則

卷十 凡三十七則

卷十一 凡三十九則

卷十二 凡三十一則

卷十三 凡三十則

卷十四 凡三十六則

卷十五 凡二十八則

卷十六 凡四十則

武進 李伯元著

涇縣 胡寄塵校訂

滿清起於長白。多爾袞進關，掃除李闢，奪取明室。據有中國，自順治時殷鑒前代宦官之禍，乃立鐵牌於交泰殿，以示內官不許干預政事。乾隆朝待之尤嚴，稍有不法，必加箠楚。又命內務府大臣監攝其事，以法周官冢宰之制。有內監高雲從，稍洩機務，帝聞之大怒，將高立置磔刑，其嚴厲如此。

康熙秋狩木蘭，方極風毛雨血之樂，有人奏吳三桂叛，帝聞之不擇，已而歎曰：「此所謂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積中。」左右皆不解所謂竊私語。一侍衛曰：「佛爺說的是典守者不得辭其責也。」康熙大喜，乃謂曰：「汝能讀四書註甚佳，遂厚賚之。」

康熙暮年，牙齒盡脫，嘗在池上率嬪妃釣魚取樂，偶舉竿得一鼈，旋脫去。一妃曰：「亡八撓了。」（北京謂走曰撓。）皇后在左曰：「光景是沒有門牙了，所以衝不住鈎子。」妃斜視康熙而笑不止。康熙怒以為言者無意，笑者有心，因貶妃終身不使近御。

康熙南巡時，鑾輅所經督撫派員除道，左右為夾道聽官民住來，御道居中，禁

人行走。某典史巡視某處。聖駕未臨。有太監戴孔雀翎。彪彪然直馳御道。典史阻之。太監叱曰。若何人斯。敢阻咱老子耶。典史命拖下馬械至官棚坐堂執法。舊例刑太監不褫下體衣。如存婦人顏面也。典史不知。扯袴杖責。太監叩頭乞哀。乃罷。督撫聞而讓之。典史曰。卑職典守御道。祇知有聖駕。不知所謂太監也。督撫詣行在具奏自請處分。帝問典史何在。奏曰。待罪宮門。帝曰。其人有此胆量。不宜辱以典史。召見甚寵異之。以四品官用。旋擢是省巡撫。

雍正事必躬親。不遑暇食。萬幾之暇。手批臣下奏劄。無不洞中隱微。南府傳戲。御史某力諫其事。具疏三次。雍正乃批云。爾欲沽名。三摺足矣。若再瑣瀆。必殺爾。又批云。狗食骨。人奪之。豈不恨。蓋御史某嘗昵一優。優被南府選入當差。故御史某假公以濟私也。其知人隱微如此。

雍正萬幾之暇。罕御聲色。偶觀雜劇。有演繡襦記院本。鄭儋打子之劇。曲伎俱佳。大喜。賜食。其伶人某偶問今常州守為誰。(戲中鄭儋乃常州刺史)。帝勃然大怒曰。汝優伶賤輩。何可擅問官守。其風實不可長。因立斃杖下。

康熙誕生皇嗣甚多。故當雍正在外邸時。恒與商賈雜處。以深自韜晦。江湖間奇材異能之士。皆陰蓄之。以備他日之用。及登大寶。各省皆置秘密偵探隊。吏

民一舉動必以聞。吏則溺職有誅。民則偶語有罰。朝野肅然不敢相欺詐。蓋皆得力於此輩之飛檐走壁。故使在下無遁情也。新簡某省巡撫。某中丞頗有政聲。暮夜視事已畢。在上房與夫人輩鬥小牌為戲。即俗所謂接龍者。未及數次。忽失去公六牌一張。徧覓不得。亦遂聽之。無何廷寄至。着來京。毋庸開缺。中丞即入都陛見。召對一次。略無所問。着回任供職。殊不解被召之由。及陞辭。叩頭而出。雍正特意呼之使返。徐探懷出一物予之曰。幾乎忘却。此卿家物也。可携去。視之。公六牌一張也。大驚失色。流汗沾衣。趨出。由是食影必慎。卒以功名終。乾隆於勤政殿宸間御書無逸一篇。以之自警。凡別宮離館。其聽政處皆顏勤政。以見雖燕宴遊覽。無不以蒞政為要。後暮年少寢。乃默誦無逸七鳴。呼以靜心焉。

乾隆初年。例每月朝孝聖憲皇后於暢春園者九。因於詩源書室聽政。乙巳秋。天氣肅爽。帝乃習射門側。發二十矢。中者十九。侍班諸臣無不悅服。齊侍郎召南以詩紀之。帝賜和其韻。即命鐫諸壁上。以示武焉。

乾隆初。有小內侍夜於御湖泛舟。見神光燭天。自湖中出。因網羅之。得蚌徑尺。中有明珠。才餘二顆。相連如葫蘆形。內監不敢匿。因以進乾隆。嵌於朝珠。晶瑩

異常夫御湖非孕珠之地而獲此奇寶異矣。

乾隆南幸乘輿出國門纔里許鄉人某荷鋤迎觀侍衛出刀於鞘斥去之鄉人倔強不少却一尉持梃撻其頸鄉人負痛而號奔乾隆驚詢何事以刺客對大怒命縛交順天府尹嚴鞫論擬府尹某廉得其情知鄉人實非刺客且恐興大獄也即具摺復奏略謂鄉人某素患瘋疾有鄰右切結可証罪疑惟輕且無例可援鄉人某某著永遠監禁遇赦不赦地方官疏於防範著文部議處是否有當伏乞聖鑒訓示云云疏上稱旨即奉批答著照所奏妥為辦理欽此故至今論者贊之謂能顧全民命不獨鄉人感德即失事之地方官亦在斡旋之中矣乾隆南巡駐蹕蘇州靈巖靈巖有古梅大逾合抱時正繁花如雪乾隆時摩挲愛惜之內大臣察爾奔泰忽拔佩刀作欲斫狀乾隆大驚止之曰汝何恨察伏地奏曰恨其不生於京師圓明園致聖主有跋涉江湖之險也乾隆聞奏默然於是察爾奔泰善諫之名乃大著於世。

乾隆嘗試諸翰林題為汚危賦諸翰林不得其解有誤污為麻者一翰林知為擬傳咸汚危賦繳卷後以為必得高等矣揭榜名次甚後乾隆帝因語近臣曰殿廷之上接膝而坐苟以語衆未必失儀此人秘而不宣乃刻忮小人也尚望

前茅哉諸翰林聞之相與歎服不已。

乾隆時張文敏獻松苓酒。此酒製法於山中覓古松。伐其本根。將酒甕開蟬埋其下。使松之精液吸入酒中。逾年後掘之。其色如琥珀。名曰松苓酒。帝喜飲之。說者謂此酒能延壽云。

乾隆庚寅舉行六十萬壽禮。錢文端公獻竹根如意。帝批劄云。未頒僧紹之賜。恰致公遠之貢。文而有理。把玩良怡。今賜卿木蘭所獲鹿服食延年。以俟清晤。其風趣如此。

淮揚道章攀桂以吏員起家。素工獻納。乾隆南巡。章司行宮陳設。欲媚上歡。以縷絲造吐盂。設坐側。帝見之瞿然曰。此與七寶溺器何異。心甚惡之。終其身不遷其官。

和珅與朝貴偶語。必盛稱太上皇。嘉慶密偵得之。怒詈曰。和珅奴才可恨。蔑視朕躬。不給他一個信。他還做夢哩。翌日召見便殿。低聲語和曰。太上皇待你好。磨。和頓首答曰。太上皇恩典天高地厚。奴才雖死不忘。嘉慶又問曰。然則朕待你如何。和又頓首答曰。陛下待奴才恩典。雖異於太上皇。奴才誓以死報。嘉慶又曰。好個誓以死報。又問太上皇與朕孰賢。和頓首謝曰。奴才不敢說。強之乃

曰太上皇有知人之明。陛下有容人之量。嘉慶笑曰。好個容人之量。你候著罷和戰栗辭歸。汗流浹背。重棉為濕。

乾隆登遐。嘉慶秘喪不發。密遣內豎矯太上皇旨。召和相入宮。使者去。嘉慶遲和於便殿。和入見嘉慶。俯伏行君臣禮。嘉慶色甚霽。賜箭衣一襲。衣製短后。兩袖亦窄甚。嘉慶促和衣之。和無奈。脫舊衣更新衣。袖窄格不得入。強納之必敝。恐滋咎戾。遂不復御。內豎抗聲詰之。以袖小對。嘉慶笑曰。袖是不曾小。你的拳（權）太大了。和知有變。請見太上皇。嘉慶偕之入寢宮。知已崩逝。始大哭。嘉慶亦哭。既而語和曰。皇考待汝如何。和嗚咽曰。先帝恩典。天高地厚。奴才沒齒不忘。嘉慶曰。皇考棄天下時。遺詔以汝為殉。汝前云誓以死報朕躬。猶憶之否。皇考待汝不薄。死以身殉。義不容辭。汝今日之死。不過略報涓埃。苟得其所死。可無憾。因出遺詔示之。和大駭。淚墜如斷縛。跪奏家有老母。奴才死。母無生理。奴才死不足惜。如老母何。嘉慶笑曰。言猶在耳。忠豈忘心。汝今日云云。負皇考甚矣。言已。縱之使去。和危疑慘怛。遂成心疾。

道光才藝超邁。而尤嫻騎射。所御彈弓能於百步外瞄準擊飛鳥。百不失一二。天理教徒之變。宮門戒嚴。亂匪已定期圍宮。是夜適大雷電。道光親挾彈弓巡

行各處見匪已越登宮牆急發彈擊之無不應弦而倒回至乾清宮忽見有一人立殿脊上手揮令旗號召匪黨欲擊則彈已告罄即於御袍上噏下金紐扣連珠發去擊中其目立即顛墮破腦而死未幾即大雨如注匪遂不得逞論者謂是役也固賴道光英勇而匪之所在電光輒屢照之俾帝得展其長是亦清運之尚未盡耶（按此當是仁宗年間帝為阿哥時之事）

咸豐初親政躬行節儉上書房門壞其樞左右請易門咸豐不許命修之照例下工部招商承辦修訖報銷銀五千兩咸豐大怒將問有司罪有司懼謂係五十兩之誤遂罰廠商以寢其事既而咸豐新御一杭紗套袴偶失檢致燒傷成窟窿約蠶豆瓣許大左右請棄置弗用咸豐再三惋惜曰物力艱難棄之可惜宜酌量補綴之左右皆稱頌古賢君衣有經三浴者主子儉德殆猶過之咸豐亦遂置不問及明年尚衣又以此進御咸豐視之雖完好如初然補綴痕可數也問之始知係由內務府發交蘇織造承辦然補此區區一窟窿報銷銀已數百兩有奇咸豐乃慨然嘆曰為人君者儉猶不可而況奢乎由是不敢復以意旨喻近臣蓋恐益增煩費也

某某年道光御便殿召見最親幸之某旗員時長晝如年道光倦甚因問有何

消遣之良法。某對曰：臣以為讀書最佳。道光曰：讀書固佳。然書貴新奇，耐人尋味。內府羣書，朕已偏覽，不識外間有何妙書足供寓目否？某率爾對曰：妙書甚多，即如奴才所見之《金瓶梅》、《紅樓夢》、《肉蒲團》、《品花寶鑑》等，均可讀之以消遣。道光聞而茫然，畧記其名，領首稱善。明日於軍機處見潘文恭公，笑問曰：聞卿家藏書甚富，如某某等書，諒必購置。公大驚，伏地叩頭不起。道光曰：第欲問卿借書，何遽至此？公乃婉奏：此皆淫書，非臣家所敢蓄。不識聖聰何以聞之？道光默悟，即降手諭，將某嚴行申斥。

成親王以善書著名，所謂詒晉齋主人是也。一日趨朝，有侍衛以一箋相求。王命僕從收之，顧而微哂，詰旦還其箋。侍衛喜逾望，展視，則橫書三字曰：你也配。王有潔癖，居恒明窗淨几，不染纖塵。其作書也，根王蒂趙，卓然自成一家。雅喜臨池，若宿墨劣緣，避之若浼。一時海內風行，有必欲得之心，有必不可得之勢。蓋實有不可與尋常書家同年語。其矜貴有如此者。

王丰裁峻朗，所御袍褂極舊，然熨貼整削，遠望之恍如玉樹臨風。嘗奉朝命致祭某陵，當恪恭將事之時，圍而觀者如堵牆。爾時京華風尚，不着新衣，實王有以啓其漸也。

乾隆時滿州蒙古王大臣由乾隆命之名科爾沁王豐紳濟倫豐紳二字乾隆所加。豐紳清語有福澤也。御前行走科爾沁王鄂勒哲依忒木爾額爾克巴拜亦乾隆命之名。鄂勒哲依蒙古語有福哲依二字急讀。忒木爾。有壽。額爾克。鐵也。巴拜。寶也。王為大長公主所鍾愛者。帝幼時期其有福有壽。結實如鐵。而又珍奇若寶也。故以是名之一名至十二字。實為歷來所未有。

禮親王號嘯亭外史。生而好學。雖造次顛沛。必手一編。尤深於許慎之學。十三齡得說文解字。篝燈夜讀。時值嚴寒。圍爐竟夕。大發延及床帳。幾光焚如。包衣輩曉見紅光。咸携水具集寢宮。王猶未釋卷也。

肅武親王名豪格。（滿洲風俗。生子皆呼為格。格者哥音之轉也。小說兒女英雄傳。安公子小名玉格。即其類也。）張獻忠殪於其手。相傳張獻忠曾於塔中拆出一碑。文曰。造者余化龍。拆者張獻忠。吹簫不用竹。一箭貫當胸。獻忠一日騎馬巡行。肅武親王望見之。援弓一發。獻忠應聲而落。將士亟奔救。則死矣。人始悟所謂吹簫不用竹者。蓋肅武親王之肅也。

肅親王善者工於八法。然以日不暇給。往往命人代筆。以節其勞。所印圖章。親

書者為松壺二字。其餘則為烟雲過眼識者以此辨之。王禮賢下士頗有握手
吐哺之風。顏世清觀察尤為器重。一日袁項城乘頤和園跪安之便至邸第。投
官銜帖。延入廳事間。淪茗清談。忽聞者告顏至。僅持一片。王欣然曰。請袁大為
驚異。既退。遂委觀察以洋務局員。差大學堂胡煥。亦王上客。胡嘗致書座下。字
大於拳。通篇狂草。王曰。我可不論這個。但是我從來沒有看見這們大的字。
肅王工。嘵嘵。與客閒譚。提及在野。通言故事。肅邸笑曰。照這樣說起來。我的名
字叫善耆。不是可以對惡少嗎。聞者歎為工絕。肅王人極開通。或與之談天下
事。慷慨而言曰。只要你們漢人弄得好。咱們旗人滾蛋都行。嘗辦崇文門稅務。
守正不阿。外人皆愛敬之。願與結納。西太后嘗顧榮文忠曰。善耆認得的鬼子
狠多啊。

恭忠親王嗜酒。喜唱崑腔。即侍者亦皆熟精此道。每小飲微醺後。即倚節而歌。
未竟。顧侍者曰。你來罷。侍者連緩而下。王樂則挹盃賞之。

王嘗召優演劇。上武戲。忽曰。你們到檯下來打檯下。即丹墀也。俱鋪錦石。一翻
筋斗。則腰骨受傷。類皆躊躇不決。王促之甚力。並命取銀為賞。孫菊仙在其側。
戲曰。你們好好兒的打。打完了。王爺非但賞你們每人一個銀子。並且賞你們

每人一帖膏藥。王始大笑而罷。

醜王魯容大雅實為懿親貴族中出色人材。考試經濟特科時。奉廷諭監場。某君携荷蘭水入去塞時。砰然激射中王面頰。某君懼為呵叱。王略以手巾拂拭。詞色未嘗少變。人因服其涵養之深。

清朝以異姓封王者三藩而後福康安一人而已。福為傅文忠第三子。初生時。文忠入告。上大喜。即賞散秩大臣。及歲在御前行走既長。沉毅勇敢。迥異常人。定回疆。平臺灣。勦川陝。雨湖教匪。功高天下。然生平未見敵人一騎。蓋聲威所播。足以寒其膽也。

福文襄官侍衛時。隨軍進征。中暑仆地。其儕無過問者。四川營兵王慶。獨奇其貌。覓涼水飲之。負行百餘里。始達大營。未幾督蜀忽憶其人。令於行伍物色之。旋知為重慶馬兵。年六十餘已退伍家居。亟乘檄招致。其人惶恐詣轅。福迎謁維謹。呼曰恩人為具盛饌。並述往事。其人恍然知為十年前被救之中暑侍衛。顧老無宦情。願去贍以千金。馳檄川東地方官為置腴田三百畝。曠屋一處。報之。

福率兵西征。過一村落。日已曛黑。遂就僧庵止宿。蛙鳴聒耳。不能成夢。怒極命

材官捕之。材官獲一枚以獻。王見其青翠可愛。戲以硃筆點其額。復投之池。自是此池之蛙。額上灼然皆有硃點。有蓄一枚於家者。可祓火災。居民呼為福蛙。福過粵省。供張甚奢。時方溽暑。醉後忽索涼冰。粵中素無是物。大吏惶懼無措。一候補邑佐。自稱能辨。命取大磁盆。盆以大塊水晶置其中。沃以井水。進之。醉中不辨真偽。但覺涼氣襲人。大喜而去。大吏深德其人。不數年。游擢知府。滿載而歸。

福享用豪奢。大軍所過。地方官供給動逾數萬。福既至。則笙歌一片。徹旦通宵。福喜御茶色衣。善歌崑曲。每駐節。輒手操鼓板。引吭高唱。雖前敵開仗。血肉交飛。而裊裊之聲猶未絕。

征川陝。教匪時。女酋楊一妹者。有邪術。能剪紙作刀。遙擲之。取敵人首於百步之外。練勁旅二。曰紅鸞綠鳳。十五六尖髮女也。貌皆姽婳妖冶。壯夫當之。輒披靡。後改名長勝軍。福行軍所向無敵。至是亦敗。大患苦之。按兵不動者七晝夜。譖往返三四。廉得其實。因選軍士之少艾白皙者。美丰姿者。若干人。適符敵人之數。亦為二隊。曰顛鸞。曰倒鳳。餉以春酒。(即媚藥)衣者裸之。出其勢翹然。令宣戰。而以奇兵殿其後。敵人整旅而出。見之大駭。掩面欲走。福驅兵襲殺數